# 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七十 起元默攝提格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嘉祐七年春正月己酉朔大慶殿受朝　壬戌御宣德門觀燈顧從臣曰此因歲時與萬姓同樂耳非朕獨肆

游觀也先是諫官楊畋司馬光等以去年水災乞罷上元觀燈故特宣諭之　乙亥詔太常禮院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温成皇后廟為祠殿歲時令宫臣以常饌致祭先是詔太常禮院檢詳郊廟未順之事乃言自皇祐五年詔書以三聖並侑為定制雖出孝思然其事頗違經禮又温成皇后廟四時祭奠並同太祖之禮蓋當時有司失於講求昔高宗遭變飭己思咎祖己訓以祀無豐於昵況以嬖寵列於秩禮非所以享天心奉

祖宗之意也復下兩制議而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曰追尊尊以享帝義之至推親親以享親仁之極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上其先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瀆乎享親請如禮官所議故降是詔

辛巳以知蘄州張田提舉荆湖南路刑獄諫官司馬光再疏言田傾邪險薄不可任以監司尋改知湖州

初江湖運鹽既雜惡官估復高故百姓利食私鹽由是

盜販者衆捕之急則起為盜賊江淮間雖衣冠士人狃於厚利或以販鹽為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纔畢往往數十百為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海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刦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鬬格至殺傷吏卒則起為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朝廷以為患嘗遣職方員外郎黄炳乘驛會所

屬監司及知州軍通判議於是炳等合議以為虔州食淮南鹽已久不可改第損近歲所增官估斤為錢四十以十縣五等户夏税率百錢令糴鹽二斤隨夏税入錢償官繼命提點鑄錢沈扶覆視可否扶及江西福建廣東轉運司虔州官吏又請選江西漕船團為十綱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倉鹽既又命比部員外郎曽楷詣廣南與監司復議通廣南鹽而轉運判官陳從益請惠循梅潮置五都倉貯鹽令虔州募鹽鋪户入錢

二州趣五倉受鹽還二州貿易所謂變私鹽為官鹽易盜賊為商旅朝廷難之卒用炳扶等策然歲纔增糶六十餘萬斤　癸卯詔兖國公主入内安州觀察使駙馬都尉李瑋知衛州瑋所生母楊氏歸其兄璋公主乳母韓氏出居外公主宅勾當内臣梁懷吉歸前省諸色祗應人皆散遣之瑋貌陋性樸公主常庸奴視之韓氏復相離間公主嘗與懷吉飲楊氏窺之公主怒毆楊氏夜開禁門訴於帝所言者皆咎公主懷吉等既坐責公主

恚懟欲自盡或縱火欲焚第以邀上必召懷吉等還上不得已亦為召之諫官楊畋司馬光龔鼎臣等皆力諫上弗聽然公主意終惡瑋不肯復入中間狀若狂易欲自盡者數矣苗賢妃與俞充儀謀使內臣王務滋管勾駙馬宅以伺瑋過瑋素謹務滋不得其過乃告苗俞曰但得上旨務滋請以巵酒了之苗俞白上上不答頃之上與皇后同坐俞又白之皇后曰陛下念章懿皇后故瑋得尚主今柰何欲為此都知任守忠在旁曰皇后言

是也務滋諆訖不行尋有是命此據司馬氏記聞及奏議懷吉先配西京洒掃班在五年十月庚申其復召不得時月　癸未録繫囚　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言陝西之兵廂禁軍凡二十五萬其間老弱病患伎巧占破數乃過半請下諸路揀其不任征役者汰之敢占伎巧者論如法從之　辛亥詔禮部貢舉　壬子兗國公主降封沂國公主安州觀察使李瑋為建州觀察使落駙馬都尉自公主入禁中瑋兄璋上言瑋愚騃不足以承天恩乞賜離絶上將許之司馬光言陛下

始者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欲以申固姻戚崇貴其家今瑋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小憂愁殆不聊生豈陛下初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閱奩中故物思平生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感悽愴之心乎瑋既蒙斥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遂并責公主待李氏恩禮不衰且賜瑋黄金二百兩謂曰凡人富貴亦不必為主壻也此亦據司馬光記聞　癸丑大宗正司言右屯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乞還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告勑不許　乙

卯以禮部侍郎參知政事孫抃為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群牧制置使抃居兩府年益耄無所可否又善忘語言舉止多可笑好事者至傳以為口實性不便騎馬或驚雖通逵必下而趨時樞密使張昪請老朝論以抃當次補必不勝任殿中侍御史韓縝因進見極言抃不才雖無顯過保身持禄實懷姦之大者乞置諸散地監察御史裏行傅堯俞亦以為言後數日輔臣朝退韓琦曾公亮獨留抃下殿謂歐陽修曰丞相留身何

也修曰得非奏君耶抃曰抃有何事修曰韓御史言君
君不知耶抃乃頓足摘耳曰殊不知也遂稱疾求免上
許之　以樞密副使禮部侍郎趙槩為參知政事翰林
學士權知開封府吳奎為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丙
辰名右正言知蔡州王陶赴諫院供職陶言臣與唐介
范師道呂誨趙抃同出為郡今獨名臣與師道非是請
還介等職任時師道亦自福州名為鹽鐵副使誨抃及
介皆未遷故也　丁巳詔審刑院奏補京朝官初該磨

勘者自今須有舉主一員方聽改官　庚申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錢象先為右諫議大夫知蔡州象先善講說語約而義明上有所顧問必依經以對反覆諷諭遂及當世之務號知經術留侍經筵前後十五年特被恩禮故事講官分日迭進象先已得請補外上曰大夫行有日宜講徹一編於是同列罷進者浹日　以天章閣侍講崇文院檢討呂公著為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公著初召試中書將除知制誥三辭不就故有是命　辛

與呂公著並召試中書光已試而公著終辭及除知制誥光乃自言拙於文辭本當辭召初疑朝廷不許故黽勉從命繼聞公著終辭得請臣始悔恨向者之不辭而妄意朝廷之不許也章九上卒改他官　己丑夏國主諒祚上表求太宗御製詩草隸書石本欲建書閣寶藏之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本朝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其馬諒祚又求尚主詔答以昔嘗賜姓不許　五月丁未朔命起居舍人天章閣待制兼

酉命參知政事歐陽修提舉三館秘閣寫校書籍　壬
申徐州言彭城縣白鶴鄉地生麵凡十餘頃民皆取食
上遣内侍竇承秀往視之占曰地生麵民將飢也既而
濠州亦言鍾離縣地生麵民取食之　丁亥作凝機殿
於禁中　夏四月宰臣韓琦等上所修嘉祐編勅起慶
歷四年盡嘉祐三年凡十二卷其元降勅但行約束而
不立刑名者又析為續附令勅凡五卷　壬申改命起
居舍人知制誥兼侍講司馬光為天章閣待制先是光

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酒肉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鋸鋒利刃狠心詭計以相屠僧成者為賢敗者為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於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慑服矣於是翦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為之佐

侍講司馬光仍知諫院光上疏曰自魏晉以降人主始
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
禮為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為鄙樸而不用於是風
俗日壞入於偷薄叛君不以為恥犯上不以為非惟利
是從不顧名節至於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
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旌鉞其始也
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為事
理當然不為非禮不為無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焉畏其

以奪其殺生之柄攬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以節度使之權歸於州鎮員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為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叙正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

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皆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汛掃九州以陟禹之迹至於真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於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絶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栗栗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讓不決委之臣下誠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姦邪在焉豈不危甚古

人所謂委任而責成效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於爵禄廢置生殺予奪不由己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于而國威福之柄失於人而習以為常則不可復收矣此明王之所謹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畧安撫使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鄜時節度使之權不過如是而已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絶言

謹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為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而令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耶又自景祐以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胥吏讙譁而斥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

而獄不窮姦溼加於舊軍卒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焉者遂至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或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誑譽粟帛使之憤惋甘言諂笑靡所不

至於是士卒翕然譽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既為之則此效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彛子仲瑀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彛第殺彛父子官為收捕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由是觀之紀綱

不立則姦雄生心夫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為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為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羣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曠然悅喜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葢言無所臧否之為患大也經畧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廢之倘未能廢則軍事迫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

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于法或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殺可徒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畧安撫使鈐轄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廢法違道以取悅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

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
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上下
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敦篤退浮華使
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萬世無疆之休猶倚南山
坐平原也光又上疏論財利以為朝廷特置寬恤民力
之官分命使者旁午四出爭言便宜以變更舊制米鹽
靡密之事皆張設科條不可勝紀適所以擾民耳未聞
其困弊小瘳於前也為今之術惟在隨材用人而久任

之養其本原而徐取之減損浮冗而省用之又曰食貨者天下之急務令窮乏之如是而宰相不以為憂意者以為非己之職故也臣願復置總計使之臣使宰相領之凡天下之金帛錢穀隷於三司及不隷三司如内藏奉宸庫之類總計使皆統之小事則官長專達大事則謀於總計使而後行之歲終則上其出入之數於總計使量入以為出若入寡而出多則總計使察其所以然之理求其費用之可省者以奏而省之必使歲餘三分之

一以爲儲蓄備禦不虞凡三司使副使判官轉運使及掌內藏奉宸等庫之官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若總計使久試無效則乞陛下罷退其人更置之議者以爲宰相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不當領錢穀之職是皆愚人不知治體者之言昔舜舉八愷使主后土奏庶艱食貿遷有無地平天成九功惟叙周禮冢宰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三司水陸發

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也令譯經潤文猶以宰相領之豈有食貨國之大政而謂非宰相之事乎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四方之民流轉死亡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愚臣之所知也治平元年十二月更定三司判官久任法或因光此疏也　己酉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兼侍講知諫院楊畋卒贈右諫議大夫畋素謹畏每奏事必發封數四而後上之自奉甚約及卒家無餘貲特賜黄金二百兩其後端午賜講讀官御飛白書扇亦

遣使特賜置其柩所　己未以知荆南府李參爲羣牧使執政初議欲用參爲三司使孫抃獨不可曰此人若主計外臺承風刻削則天下益困弊矣乃不果用　庚申大宗正司言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繳還泰州防禦使知宗正事勅告詔不許　庚午樞密副使給事包拯卒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峭直立朝剛毅人以其笑比黄河清知開封府時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然奏議平允常惡俗吏苛刻務爲敦厚

雖甚疾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僞爲辭色以悦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有干請一皆絶之居家儉約衣服器用飲食雖貴如布衣時　六月丙子朔歲星晝見　癸未以單州團練使劉永年知代州契丹取山木積十餘里輦載相屬於路前守懼生事不敢過永年曰彼伐木境中而不治他日將不可復制遣人縱火一夕盡焚之上其事帝稱善契丹移文代州捕縱火盜永年報曰盜固有罪然在我境何預汝事遂不敢復

言　鄜延經畧司言得宥州牒夏國改西市監軍司為
保泰軍威州監軍司為靜塞軍綏州監軍司為祥祐軍
左廂監軍司為神勇軍且言諒祚舉措近歲多不循舊
規恐更僭擬朝廷名號漸不可長乞擇一才臣下詔詰
問以杜姦萌從之於是遣供備庫副使張宗道賜諒祚
生辰禮物宗道初入境迎者至欲先宗道行焉及就坐
又欲居東宗道固爭之迎者曰主人居左禮之常也天
使何疑焉宗道曰宗道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夏主若

自來當為賔主兩陪臣也安得為主人當循故事宗道居上位爭久不決迎者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是宗道大笑曰宗道有一首耳來日已别家人令欲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夏國必不敢耳迎者曰譯者失辭某自謂無兩首耳宗道曰譯者失辭何不斬譯者乃先宗道迎者曰二國之歡有如魚水宗道曰然大朝水也夏國魚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　丁亥秘閣上補寫御覽書籍先是歐陽修言秘閣初為太宗藏書

之府並以黄綾裝潢號曰太清本後因宣取入內多留禁中而書頗不完請降舊本令補寫之遂詔龍圖天章寶文閣太清樓管勾內臣檢所闕書録上於門下省補寫至是上之賜判秘閣范鎮及管勾補寫官銀絹有差

秋七月戊申太白經天　壬子詔秋季有事於明堂羣臣毋請加尊號　太常禮院言皇祐參用南郊百神之位不應祀法宜如隋唐舊制設昊天上帝五方位以真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從祀餘皆罷又前一日親饗

太廟當時嘗停孟冬之薦考詳典禮宗廟時祭未有因嚴配而輟者今明堂去孟冬晝日尚遠請復薦廟前者祖宗並侑今用典禮獨配前者地祇神州並饗今以配天而亦罷是皆變禮中之大者也開元開寶二禮五帝無親獻儀舊禮先詣昊天奠獻五帝並行分獻以侍臣奠幣皇帝再拜次詣真宗神座於禮為允詔恭依而五方帝亦行親獻　甲寅廣西轉運使李師中轉運判官劉牧各罰銅二十斤先是嶺南多曠土茅菅茂盛蓄藏

瘴毒師中募民墾田縣置籍期永無税以種及三十頃
為田正免科役於是地稍開闢瘴毒減息而師中與牧
坐擅除税不以聞故蒙罰　甲子以知虔州趙抃為禮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丁卯右衛大將軍岳州
團練使宗實辭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不許　是月右
正言王陶上疏曰去歲親發德音稽唐故事擇宗子使
知宗正寺中外聞之咸謂此舉設施安穩不驚人耳目
而天下搖搖之心一旦而定厥後寖聞稽緩四方觀聽

豈免憂疑流言或罪宗實以為自唐以來判宗正寺者皆用宗子求之典故乃一尋常差遣何必過為辭讓或云事由宫中嬪御宦官姑息之言聖意因而徼惑臣聞宗實自有此命以來夙夜恐懼閉門不敢見人昨自二月服除今半年有餘矣臣恐天下之人謂陛下始者順天心人欲而命之今者聽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不獨百世之後使人歎惜聖政始卒之不一亦恐自今遠近中外姦雄之人得以窺伺間隙矣因請對言宫嬪宦官

有以上惑聖聽而使宗實畏避不敢前上問陶欲別與一名目如何陶對曰此止是一差遣名目乞與執政大臣議之上曰當別與一名目於是韓琦等始有立為皇子之議　八月乙亥朔內出明堂樂章迎神送神曲隷於太常　丙子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辭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許之初宗實屢乞繳還告勑上謂韓琦曰彼既如此盍姑已乎琦曰此事安可中輟願陛下賜以手札使知出自聖意必不敢辭比遣使名之稱疾

不入琦與歐陽修等私議曰宗正之命旣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矣不若遂正其名修曰知宗正寺告勅付閤門得以不受今立為皇子止用一詔書事定矣遂入對乞聽宗實辭所除官上曰勿更為他名便可立為皇子明堂前速與了當琦因請諭樞密院及張昪至帝面諭之昪曰陛下不疑否帝曰朕欲民心先有所繫屬但姓趙者斯可矣昪即再拜稱賀琦等乞帝書手札付外施行旣退輔臣未分廳中使已傳手札至中書丁丑琦召

翰林學士王珪令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嘆曰真學士也

己卯詔曰人道親親王者之所先務也蓋二帝之隆治由茲出朕甚慕之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少鞠於宮中聰知仁賢見於夙成日者選宗子近籍命以治宗正之事使者數至其第延崇執謙退久不受命朕默喜焉朕蒙先帝遺

德奉承聖業罔敢失墜夫立愛之道自親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風而上以嚴宗廟也其以為皇子辛巳上悉名宗室入宫諭以立皇子之意　壬午詔入内内侍省皇城司即内香藥庫之西偏營建皇子位　癸未賜皇子名曙初中書擇日旁十字上點最下一字用之　邈川首領嘉勒斯賚既老國事皆委其子棟戩知秦州張方平嘗誘棟戩入貢許奏為防禦使棟戩尋遣使入貢知雜御史吴中復劾奏方平擅以官爵許外裔啟其貪心

方平議遂不行先是契丹以女妻棟戩與之共圖夏國夏主諒祚與戰屢為所敗及是諒祚舉兵擊棟戩屯於古渭州其熟户酋長皆懼亟請方平求救方平懼飾樓櫓為守城之備盡籍諸縣馬悉發下番兵皇祐末古渭州熟户反增秦州戍兵甚多事平文彦博悉分屯永興涇原環慶三路期有警則名之以省芻糧謂之下番兵方平至是乃發之關西震聳仍驛奏乞發京畿禁軍十指揮赴本路樞密使張昪言於上曰臣昔在秦州邉人

言敵欲入寇者甚衆後皆無事實今事未可知而發京畿兵以赴之驚動遠近非計也請少須之上從其言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西去擊棟戬矣諒祚尋復為棟戬所敗築堡於古渭州之側而還諫官司馬光因劾奏方平怯懦輕舉請加竄謫宰相曾公亮獨右方平乃言曰兵不出塞何名為輕舉且冦所以不入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顧以輕舉罪之邉臣自是不敢為先事之備矣光奏三上甲申徙方平知應天府　乙酉

詔太常寺登歌用柷敔用翰林學士王珪言也　辛卯以司封郎中李受為皇子位伴讀改宗正寺伴讀王獵為皇子位説書　大宗正司言皇子累奏辭所除恩命己卯還其奏　壬辰詔權以皇城司廨宇為皇子位乃命入内髙班王中慶梁徳政發車乘津置行李入内上既下己卯詔書皇子猶堅卧稱疾不入司馬光王陶等言凡人見絲毫之利至相争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已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

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名無諾君命名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避遜使者不當徒反凡詔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上與輔臣謀之韓琦曰令既為陛下子何所間哉願令本宮族屬敦勸及選親信內人就諭旨彼必不敢違也丁酉賜皇子襲衣金帶銀絹各一千詔登州防禦使同判大宗正事從古沂州防禦使號國公宗諤敦勸皇子獨與潤王宮大將軍以上同入內皇子若稱疾即

乘肩輿己亥從古等言皇子猶固稱疾是夕使者往返
數四留禁門至四鼓皇子終不至乃詔改擇異日　庚
子以立皇子告天地宗廟及諸陵　辛丑皇子以肩輿
入内先是宗諤責皇子曰汝為人臣子豈得堅拒君父
之命而終不受耶我非不能與衆人執汝强置汝於肩
輿恐使汝遂失臣子之義陷於惡名耳皇子初讓宗正
與記室周孟陽謀之所上表皆孟陽筆也每一表餉孟
陽十金孟陽辭皇子曰此不足為謝俟得請於朝方當

厚賞耳凡七八表孟陽獲千餘緡及立為皇子猶固稱疾孟陽入見於臥内曰主上察知太尉之賢參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太尉獨稱疾堅臥其義安在皇子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跡設固辭不拜使中人别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皇子撫榻而起曰吾慮不及此遂與宗諤等同入内良賤不滿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橱而已中外聞之相賀（中外相賀此據歐陽修私記及范祖禹帝學）甲辰皇子見上於清居殿自是日再

朝於內東門或入侍禁中　九月乙巳朔以皇子為齊州防禦使進封鉅鹿郡公　丁未以貴人董氏為充媛

乙酉朝饗景靈宮庚戌饗太廟辛亥大饗明堂大赦

令天下系帳存留寺觀及四京管內雖不係帳而舍屋百間以上者皆特賜名額諫官司馬光言竊以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匿遊惰耗蠹良民是以國家明著法令有剏造寺觀百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即時毀撤蓋以流俗戇愚崇尚釋老積弊已深不可猝

除故為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今若有公違法令擅造寺觀及百間以上則其罪已大幸遇赦恩免其罪犯可矣其棟宇瓦木猶當毀撤沒入縣官今既不毀又明行恩命賜之寵名是勸之也臣聞為人上者洗濯其心一以待民是以令行禁止而莫敢不從令立法以禁之於前而發赦以勸之於後則凡國家之令將使民何信而從乎臣恐自今以往姦猾之人將不顧法令依憑釋老之教以欺誘愚民聚斂其財廣營寺觀務及百間以冀

後赦之恩不可復禁矣伏望追改前命更不施行初帝
享明堂方宿齋而充媛董氏疾革使白皇后曰妾不幸
即死願勿亟聞以恩上精意后泣然從之壬子帝臨奠
悽惻追贈婉儀癸丑加贈淑妃特遷其父右侍禁資為
内殿崇班官其弟姪四人葬奉先資福院後又命有司
為之定謚及行策禮於葬日仍給鹵簿光言古者婦人
無謚近世惟皇后有謚及有追加策命者鹵簿本以賞
軍功未嘗施於婦人伏望陛下特詔有司悉罷議謚及

策禮事其葬日更不給鹵簿凡喪事所需悉從減損上嘉納之　己未内外官並以明堂赦書加恩宰相韓琦封儀國公　戊辰改壽星觀為崇先觀　冬十月乙亥皇子上表辭所除官賜詔不允　壬午封贈婕妤周氏三代舊制惟皇后得贈三代自妃以下皆不過二代知制誥張瓌請追改新命不報　丙戌白虹貫日　甲午命知制誥王安石同勾當三班院先是安石糾察在京刑獄有少年得鬭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

少年追殺之開封府按其人罪當死安石駮之曰按律
公取竊取皆為盜此不與而彼强攜以去是盜也追而
毆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
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為是詔放安石罪舊制放罪
者皆詣閤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臺舉奏之
釋不問　以秘閣校理蔡抗為廣東轉運使先是岑水
銅冶大發官市諸民止給空文積逋鉅萬姦民無所取
資羣聚私鑄與江西鹽盜合郡縣患之督捕甚嚴抗曰

採銅皆惰游之民銅悉入官而不畀其直非私鑄衣食安所給又從而誅之是罔民也因命銅入即給其直民皆樂輸私鑄遂絶番禺歲運鹽給英韶二州道遠多侵竊雜惡抗命十舟為一運擇攝官主之歲終會其殿最是歲鹽課增十五萬緡　乙未太白晝見　丙申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内藏庫與三司共支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從右正言判司農寺王陶所請也　十二月乙巳進封沂國公主為岐

國公主建州觀察使知衛州李瑋改安州觀察使復為
駙馬都尉　戊子皇子徙入位　十二月皇城司邏卒
吳清等廵奏富人張文政嘗殺人有司鞫問無狀顧得
清詰所從而主者不遣御史傅堯俞言陛下惜清恐自
是不復聞外事矣不若付之有司辨其是非而賞罰之
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諫官司馬光等
亦極言其害詔清等決杖配下軍　丙申幸龍圖天章
閣召輔臣近侍三司副使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

主兵官觀祖宗御書又幸寶文閣爲飛白書分賜從臣下逮館閣作觀書詩韓琦等爲和遂宴羣玉殿傳詔學士王珪撰詩序刋石於閣 庚子再召羣臣於天章閣觀瑞物復宴羣玉殿帝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辭賜禁中花金盤香藥又名韓琦至御榻前别賜酒一巵從臣霑醉至暮而罷呂氏家塾記云皇子生在舍人待制之後 是歲冬無氷天下斷大辟一千六百八十三人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一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七十一 起昭陽單閼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嘉祐八年春正月己酉翰林學士范鎮知貢舉　癸丑

詔夏國主諒祚所遣進奉人石方稱宣徽南院使非陪

臣官號自今宜遵用誓誥無得借擬　丙寅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審官院韓贄兼判都水監初置都水監欲重其事以知雜御史判至是知雜趙抃辭以不知水事故命贄焉　戊辰宰相韓琦言秦州永寧寨舊以鈔市馬自古修渭寨在永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其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十餘萬實耗國用詔復置場永寧罷古渭寨所置場蕃部馬至經鬻於秦州　己巳以充儀俞氏為昭儀婕妤楊氏為修儀周氏為婉容　二月癸

未帝不豫甲申德音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乙酉太子少傅致仕田況卒贈太子太保謚宣簡況寛

厚明敏有文武才與人若無不可至其有所守人亦不

能移也其論天下事甚多如併樞密院於中書以一政

本日輪兩制館閣一員於便殿備訪問以錫慶院廣太

學興鎮戎軍原渭等州營田汰諸路宣毅廣捷等冗軍

策元昊勢屈納款必令盡還延州侵地無過許歲幣併

入中青鹽請戮陝西陷没主將隨行親兵其論甚偉然

不盡行也始契丹寇澶州畧得數百人以屬況父延昭延昭哀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生八子多知名況長子也保州之役況殺降卒數百人朝廷壯其決後大用之然卒無子以兄子為後　丙戌中書樞密院奏事於福寧殿之西閣見上所御幄帟裀褥皆質素暗弊久而不易上顧韓琦等曰朕居宫中自奉止如此耳此亦生民之膏血也可輕費之哉　二月甲申詔前鄆州觀察推官孫兆邠州司戶參軍單驤診御脉上初不豫醫官宋

安道等進藥久未效而兆與驤皆以醫術知名特召之
丙午詔中書劾宋安道等罪以聞　戊申太子太保致
仕龐籍卒時上不豫廢朝臨奠皆不果第遣使弔賻其
家贈司空兼侍中謚莊敏籍曉律令長於吏事持法深
峭軍中有犯者至或斷斬剄磔或累笞至死以故士卒
畏服而治民有惠愛及為相議者以為聲望減於治郡
時云　甲寅昭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李昭亮卒贈中
書令謚良僖昭亮為人和易諳習近事於吏治頗通敏

善委任僚佐故數更藩鎮無他過然妻早亡嬖三妾內迭擅家政昭亮莫能制也　壬戌孫兆為殿中丞單驤為中都令仍令校正醫書封神應侯扁鵲為神應公皇城使宋安道等皆降官　癸丑御內東門幄殿　甲子御延和殿賜進士閩人許將等一百二十七人及第六十七人同出身諸科一百四十七人及第同出身又賜特奏名進士諸科一百人及第同出身諸州文學長史　乙丑以聖體康復宰臣詣東上閤門拜表稱賀　辛

未晦上暴崩於福寧殿是日上飲食起居尚平寧甲夜忽起索藥甚急且召皇后皇后至上指心不能言召醫官診視投藥灼艾已無及丙夜遂崩左右欲開宮門召輔臣皇后曰此際宮門豈可夜開且密諭輔臣黎明入禁中又取粥於御厨醫官既出復召入使人禁守之

夏四月壬申朔輔臣入至寢殿后定議召皇子入告以上晏駕使嗣立皇子驚曰其不敢為其不敢為因反走輔臣共持之或解其髮或被以御服召殿前馬步軍副

都指揮使都虞候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諭旨又名翰林學士王珪草遺制珪惶懼不知所為韓琦謂珪曰大行在位凡幾年珪悟乃下筆至日昳百官皆集猶吉服但解金帶及所佩魚自垂拱殿門外哭而入班福寧殿前哭止韓琦宣遺制英宗即皇帝位見百官於東楹百官再拜復位哭乃出帝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輔臣皆言不可乃止考異李燾曰蔡氏直筆云仁宗暴崩慈聖光獻皇后秘不發喪密召英宗入禁中降内批宣大臣明日却問候曉開内東門乃啟垂拱殿後門宣上旨令大臣由垂拱殿入寧相韓

琦而下至福寧殿下再拜升階扣簾欲進內侍言皇后在此琦却立后發哭曰天下不幸夜來官家忽然上仙大臣發哭后曰念奈何相公官家無子琦曰皇后不可出此言皇子在東宫何不便宣入后曰只是宗室立了他後莫有人爭琦曰更何可擬議后乃曰皇子已在此方命卷簾時英宗已即位了琦退謂同列曰適來㪚亂發一言耶于是宣班草遺制殿帥郝質戒殿前班兵曰令入殿候見吾山呼拜時汝輩方得山呼乃扣殿階曰宰相欲上殿看官家琦稟后后許之時英宗散髮被面覆以帽子質徐搢笏拂開髮審觀之降殿山呼拜殿前班亦山呼拜時朝論稱有如此宰相殿帥天下豈不晏然按司馬氏日記則英宗在外翌旦召入韓琦家傳亦云遣使扶侍皇子須臾皇子到與日記畧同如直筆所載琦對后語若果有之家傳必不肯遺恐出於傳聞未可信也又此時殿帥乃李璋而郝質實為馬軍帥直筆葢誤今並不取邵氏聞見錄亦云仁宗大漸之夕光獻

即名英宗入翌日大臣方入英宗即位與蔡氏直筆同然實録本紀皆云輔臣至福寧殿皇后傳遺旨命皇子即位不云先名皇子入也神録曹太后傳獨云先名皇子入翌日乃名輔臣更須考詳

癸酉大赦優賞諸軍如乾興故事時禁衛或相告乾興内給食物中有金既而宫中果賜食衆視食中無有紛紛以為言殿前副都指揮使李璋呼什長謂曰爾曹平居衣食縣官主上未臨政已優賞爾何功復云云敢讙者斬衆乃定判吏部南曹王端言公卿子弟襁褓得官未嘗莅事而錫服與年勞者等何以示觀勸請從莅日始遂著

為令端質之弟也　命引進副使王道恭告哀契丹左藏庫副使任拱之告哀夏國拱之仍齎使大行遺詔及遺留物　三司奏乞内藏庫錢百五十萬貫紬絹二百五十萬疋銀五萬兩助山陵及賞賚從之　上初即位與輔臣言皆不名及將責降醫官有欲為孫兆單驤地者言於上曰先帝初進兆等藥皆有驗不幸至此乃天命也非醫官所能及上斂容曰聞兆等皆兩府所薦信乎對曰然上曰然則朕不敢與知唯公等裁之皆惶恐

甲戌兆編管池州驤峽州同知時責降者十二人獨兆驤得遠地云　乙亥羣臣表請聽政不從　詔天下官名地名人姓名與御名同者改之改名部署曰總管命韓琦為山陵使　先是輔臣奏事帝必詳問本末然後決裁莫不當理中外翕然皆稱明主是日晚忽得疾不知人語言失次復名已責降醫官宋安道甄立里秦宗一王士倫等入侍疾　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　丁丑羣臣三上表請聽政戊寅詔許之既而以疾不果有

司請改日大斂司天監言卜近日則不利上及太后上令避太后而已己卯大斂上疾增劇號呼狂走不能成禮韓琦亟投杖褰簾抱持上呼内人屬令加意擁護又與同列入白太后下詔俟聽政日請太后權同處分禮院奏請其日皇帝同太后御内東門小殿垂簾中書樞密院合班起居以次奏事或非時名學士亦許至小殿皇太后處分稱吾羣臣進名起居於内東門從之考異李燾曰韓琦投杖褰簾擁護英宗事據家傳及王巖叟别録國史並無此當考

副使夏倍等二十人告諭諸路官吏軍民以先帝升遐及上嗣位之意諫官司馬光等言竊見大行晏駕已近旬日其告哀契丹使者猶未進發蕪聞不曾素戒使者對答繼嗣之辭臣等竊議深恐未便何則國家既與契丹約為兄弟遭此大喪正當訃告彼中刺探之人所在有之今天下縞素彼中豈得不知而訃告之人尚未到彼彼謂中國有何事故能不猜疑自古大宗無子則取於小宗以為後著在禮典豈為國惡若彼人有問盡以

實對有何所傷今問繼嗣於使人而使人對以不知事體豈得穩便且陛下初為皇子之時詔書已布告天下諒彼中知之甚悉今若告答以虛辭不足詐彼而適足取其笑侮耳臣等願朝廷早决此議令使人晝夜兼程進發如彼中問及繼嗣皆以實告　辛丑命契丹賀乾元節使保静軍節度使耶律穀等進書奠梓宫見上於東階令閤門以書幣入始契丹使者至德靖廷臣有欲却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諭使之還者議未决太常丞

集賢校理邵亢請許其使者奉國書置柩前俾得見上以安遠人詔從其言時龍圖閣直學士周沆館伴契丹使者初未許見先詔取書置柩前使者固請見曰取書非故事也上以方衰經辭焉使者執書不肯授閤門沆曰昔北朝有喪吾使至柳河而還今朝廷重隣好聽北使至京師達命於几筵恩禮厚矣奈何更以取書為嫌乎使者立授書然上亦卒見穀等朝廷未知契丹主之年沆乘間雜他語以問使者出不意遽對以實既而悔之

相顧愕然曰今復應兄事南朝矣　壬午輔臣入對於柔儀殿西閤皇太后御内東門小殿垂簾聽政初議帝與太后同御東殿垂簾輔臣合班以次奏事及是上方服藥權居柔儀殿東閣之西室太后居其東室輔臣既入西室候問聖體因奏軍國事太后乃獨御東殿輔臣以政事復奏於簾前云　癸未内出遺留物賜兩府宗室近臣主兵官有差富弼文彦博時居喪皆遣使就賜之知諫院司馬光言蒙恩賜遺留物如臣所得已千緡

況名位漸高必需賚愈厚舉朝之内所費何啻鉅萬竊以國家用度素窘復遭大喪累世所藏幾乎掃地傳聞外州軍官庫無錢之處或借貸民錢以供賞給一朝取辦逼以棰楚當此之際羣臣何心以當厚賜因固辭卒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以金遺其舅氏焉

甲申宰相韓琦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進封衛國公考異李燾曰琦本傳稱進封衛國實錄稱魏國今從本傳曾公亮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樞密使張昪參知政事歐陽修趙槩並加戶

部侍郎樞密副使胡宿吳奎並加給事中　知諫院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占盛德臣以為凡名物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損不可盡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以成謙順之美副四海之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殿下當信之用之與共謀天下之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殿下當踈之遠之不可寵以祿位聽采其言也臣聞婦人內夫家而外

父母家況后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況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是故政者正也為政之道莫若至公臣願殿下熟察羣臣之中有賢才則舉之有功則賞之雖賤如廝役憎如仇讐遠在千里之外皆不可棄遺如此則人誰不勸矣若羣臣之中職事不修則廢之有罪則刑之雖貴為公卿親為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寛假如此則人誰不懼矣夫為善者勸

為惡者懼百官稱職萬民樂業天下之安猶倚泰山而坐平原也尚何憂哉然後俟皇帝聖體平寧授以治安之業自居長樂之宮坐享天下之養則殿下聖善之德冠絕千古光映後來雖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比也

乙酉作受命寶命歐陽修篆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發諸路卒四萬六千餘人修奉山陵　丙戌以國子監所印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賜夏國從所乞也

丁亥以皇子右千牛衛將軍仲鍼為安州觀察使光

國公内右率府副率仲糾為和州防禦使樂安郡公仲恪為博州防禦使大寧郡公　翰林學士王珪上言聖體已安皇太后乞罷權同聽政即命珪草還政書旣而不行考異李燾曰司馬光日記十六日丁亥王珪乞皇太后還政實録無其事又據王珪集有皇太后第一次還政書注云嘉祐八年四月十八日辰時通進司降到御寶劄子令撰當日未時進入十八日己丑也實録亦無其事今依日記載此更須詳考　熒惑自去年八月庚辰夕伏積二百四十九日命輔臣祈禳於集英殿己丑辰見東方

癸巳權三司使蔡襄奏大行山陵一用永定制度于

是右司諫王陶上言民力方困山陵不當以永定為凖其後京西轉運使吳充楚建中知濟州田棐相繼上言請遵先帝遺詔山陵務從儉約皇堂上宫除明器之外金玉珍寳一切併去建中須城人也禮院編纂蘓洵亦貽韓琦書切諫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琦為變色乃詔禮院與少府監議唯省乾興中所增明器而已其他猶一用定陵制度考異據盧士宗傳云士宗為少府監與工作造方中諸物比乾興省費十餘萬緡按實録云省乾興所增明器而已然則一種自費十餘萬緡也士宗傳似飾說今不取　右司諫直

集賢院同修起居注鄭獬上言今國用空乏財賦不給近者賞軍已見横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竊惟先帝節儉愛民出於天性無珠玉奇麗之好無犬馬遊觀之樂服御至於澣濯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今山陵制度乃取乾興最盛之時為凖獨不傷先帝平日節儉之德乎臣以為宜勑有司條具名數再議減節獬疏據本傳附見實録不載也　上自不豫以來喪皆禮官執事羣臣奉慰則垂簾不坐乙未大祥上始親行禮又卷簾坐受慰人

心稍安　丁酉起復文彥博固辭表三上乃聽終喪尋有詔給俸賜比宰臣之半彥博又辭許之　己亥羣臣上表請臨朝聽政表三上乃許之　立京兆郡高氏為皇后壯作坊使遵甫之女遵甫繼勳子也母曹氏皇太后親姊后四歲與上同育於禁中仁宗嘗謂太后他日必以相配太后許諾旣長出宮慶歷七年歸於濮邸封京兆郡君於是正位　戊戌司馬光上疏曰臣愚竊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超然遠覽碓

然獨斷知陛下仁孝可守大業擢於宗室之中建為嗣子授以天下其悳德隆厚踰於天地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泣血以夜繼晝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莫不感泣知大行皇帝能為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羣臣百姓不勝大幸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為不可不審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為政之

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嚮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爲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紀綱不立萬事隳頹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是臣願陛下難之重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孝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謹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形四方之化則福祚流於子孫令聞

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願陛下一循典禮勿有變更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游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送終追遠之義焉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為其父母齊衰期為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為已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

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為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於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此皆循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桓靈咸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為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為鑑杜絶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者臣伏計陛下明聰皆素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懼不幸

有諂諛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開說自求容媚陛下萬一
誤加聽從欲捐軀爭之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
言庶幾聖德純粹完美不有秋毫之缺使一夫竊議於
草萊者臣之志也　五月癸卯進封公主為長公主岐
國改越國福安改康國慶壽改惠國永壽改榮國寶壽
改順國以皇子位伴讀太常少卿李受為左司郎中皇
子位說書屯田員外郎王獵為刑部員外郎並充天章
閣待制受兼侍讀獵兼侍講管勾皇子位貽宣使瑞州

刺史右班副都知石全育領原州團練使充入內副都知故事都知四人至是並全育而五詔後有闕勿補任守忠鄧保吉甘昭吉李允恭石全育並爲入內都知凡五人也　庚戌封長女爲德寧公主第二女爲寶安公主第三女爲壽康公主中書奏用故事並長公主皆賜告罷其冊禮　詔山陵所用錢物並從官給毋以擾民詔雖下然調役未嘗損也此據司馬光日記王珪集亦載此詔文　三司計山陵當用錢糧五十萬貫石而不能備或請移陝西緣邊入中於永安縣轉運副使薛

向陳五不可且乞如其數以獻許之此據薛向傳附見　以右司諫王陶為户部員外郎直史館充皇子位伴讀屯田員外郎周孟揚秘書丞孫思恭充皇子位說書孟揚自以王官教授與上有潛龍之舊而李受王獵皆非上故識顧先得待制由是觖望固辭說書不拜　乙巳賜鄭州公使錢五百貫以靈駕所過故也　富弼既除喪戊午授樞密使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庚申翰林學士王珪奏謹按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

稱天以誄之春秋公羊說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乾興元年夏旣定真宗皇帝謚其秋始告天於圜丘史臣以為天子之謚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唯詞臣撰議即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奉命撰上先帝尊謚欲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南郊而後下臣之議庶先帝之茂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詔兩制詳議翰林學士賈

顥等議如珪奏從之　戊辰皇子仲鍼仲糾始就東宮聽讀是日初御延和殿上疾猶未平命輔臣祈福於天地宗廟社稷及景靈宮寺觀又遣使二十一人禱嶽瀆名山　六月癸酉上復以疾不出是時唯兩府得入對柔儀退詣内東門小殿簾帷之外復奏政事於皇太后如初　先是禮院言大行祔廟而太廟七室皆滿請增置一室詔兩制及待制以上與禮官考議觀文殿學士孫抃等議曰謹按禮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書

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曰世與昭穆云者據父子之正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數之矣商祖丁之子曰陽甲曰盤庚曰小辛曰小乙四者皆有天下而商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為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祖丁是古之兄弟相及昭穆同而不以世數數之明矣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於高宗恭宗文宗之於穆宗同居穆位國朝太祖為受命之祖太宗為功德

之宗此萬世不遷者也故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皇帝稱孝孫而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而著之於祀典矣大行皇帝神主祔廟請增一室為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從之於是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司馬光議曰臣等謹按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之廟百世不毁其餘昭穆親盡則毁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或起

於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數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帝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帝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州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其神主蓋以太祖未正東向之位故止祀一昭一穆若太祖已正東向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為七世矣唐高祖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高宗祔廟

又遷宣帝皆祀六世此前世之成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難可依據今若以太祖太宗為一世則大行皇帝祔廟之日僖祖親盡當遷於西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太廟更不須添展一室詔抃等再議於是復上議曰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自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命之主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為立廟之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之時遂毁其廟遷其主考三代

之禮未嘗有此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臣等竊以為存僖祖之室以備七世之數合於經傳事七世之明文而亦不失先王之禮意詔恭依　戊寅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蔡襄為修奉太廟使襄乃以八室圖奏御又請廣廟室并夾室為十八間從之　帝自感疾即厭服餌韓琦嘗親執藥杯以進帝不盡飲而却之藥污琦衣太后亟出服賜琦琦不敢當太后曰相公殊不易皇子仲鍼侍側太后曰汝盍自勸之帝亦弗

顧也　丁亥詔今歳制科舉人著作佐郎趙高等十七人權罷將來到塲便赴秘閣就試　以兵部郎中權判大理寺陳太素知明州太素嘗為大理評斷官入審刑為詳議官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寺任刑法二十餘年朝廷有大獄疑則必名與議太素推原人情以傳法意衆皆釋然自以為不及然所論建亦或有不中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曰囹圄之苦其不堪甚於我也在大理以身疾數求罷執政以為任職

弗許久之乃出守　癸巳司馬光上太后及帝疏曰皇
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顏色宜無不如禮
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溫凊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
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
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
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蓋言骨肉至親正當以恩意相
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望皇帝思孔子之言
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有開說涉於離間

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癸巳二十三日據本集附此

帝初以憂疑得疾舉措或改常度其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太后對輔臣嘗及之韓琦因出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見得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然照管矣同列為縮頸流汗或謂琦曰不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間有傳

帝在禁中過失事衆頗惑之琦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一語而入宮門即得許多錯琦固不信也傳者亦稍息李燾曰此據琦家傳及別録但畧加刪潤大意與十一月末所載畧同蓋此時琦未赴昭陵彼時歸自陵下不妨兩存之　戊戌山陵使韓琦奏山陵諸頓所調物過多乞選朝臣一員付之計度乃命鹽鐵判官楚建中往裁其數時三司使蔡襄總應奉山陵事凡調度供億皆數倍勞費既廣已而多不用議者非之此據蔡襄傳附見　上疾既平猶未御正殿御史中丞王疇上疏曰今四方之人翹足

引首傾耳注目願觀新政者累月於兹而未御正殿以見羣臣議者皆謂聖躬既已平復但以未經先帝卒哭不忍視朝此實天子之孝逾於高宗矣今易月之期已在卒哭之外惟引禮割情顧思大義早御前殿南面聽政赫然日昇萬物咸覩臣民之望也　秋七月乙巳以侍御史吕誨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知諫院司馬光言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事各遣親屬進賀登極表至京師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

恩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獘故有此例後來人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國家爵禄本待天下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令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為太濫況近年官吏繁冗十倍於國初朝廷深知其獘所以數年前别定制條減省諸色奏蔭之數若進表之人皆得一官則又并增數百入仕之人自郷來減省悉為虛設令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若五服内親者或乞等第受一官其無服非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

庶幾少救濫官之失同修起居注鄭獬亦以為言且曰昔真宗初即位有事於南郊舊例羣臣皆得遷秩而真宗以為僥倖太甚遂命止加勲階真宗已嘗革濫賞於南郊之初則陛下亦宜絶繆恩於登極之後也執政謂已行之詔難於復改遂寢其議　壬子初御紫宸殿中書樞密奏事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見百官感慟者久之其後隻日御前殿雙日御後殿惟朔望則前後殿皆不御至祔廟始如故　丙辰夏國王諒祚遣使蕭延

等來祭弔見於皇儀殿門外其使者固求入對弗許諒祚所上表輒改姓李賜詔詰之令守舊約司馬光言伏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門見固求入對朝廷不許勒歸館舍臣愚竊以陛下繼統之初四方皆欲瞻望天表窺覘聖德又聞向曾不安意謂未能視朝所以外人之心敢爾桀黠今若深閉固拒不聽入見則必疑有所隱避益足使之驕慢況即日陛下已御正殿臣謂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稽首拜伏瞻仰清光庶幾得識陛

下神武之姿知必能鎮服四海歸至其國轉相告語使其聯屬之衆心服氣沮不敢窺邊此所謂上兵伐謀不待戰而屈敵者也　丁巳契丹使祭大行皇帝於皇儀殿遂見上於東廂上慟哭久之使人言及大行輒出涕　癸亥契丹使辭於紫宸殿命坐賜茶故事當賜酒五行自是終諒闇皆賜茶而已　丁卯詔羣臣當上殿者令如故　戊辰百官請大行皇帝謚於南郊　初契丹興宗母蕭氏愛少子宗元欲以為嗣興宗之重熙二十

三年王拱辰報聘興宗嘗爲拱辰言之其明年興宗殂長子洪基嗣立改元清寧尊蕭氏曰太皇太后以宗元爲皇太叔清寧三年蕭氏殂宗元怙寵益驕恣與其相㭜謀作亂及相以貪暴黜宗元懼謀愈急洪基知其謀陰爲之備是月戊午宗元從契丹主獵於凉淀契丹主讓宗元先行宗元不可洪基先行依山而左宗元子楚王洪孝性陰狠興宗嘗言其目有反相前二歲說其父詐稱疾俟車駕臨問乃行弑逆計卒不遂至是乃以其

黨四百餘人誘脅弩手軍直犯行宮射契丹主傷臂又傷馬馬仆太師某下馬掖其主使乘已馬御前都點檢蕭福美引兵與洪孝戰射殺之契丹主兵與宗元戰宗元不勝而遁南趣幽州一日行五百里明日自殺燕京留守耶律明與宗元通謀聞其敗領奚兵入城授甲欲應之副留守某將漢兵距焉會使者以金牌至遂禽斬明陳王蕭孝友等皆坐誅先遣來使者數人逆宗元之黨也過白溝並以檻車載去誅之獨蕭福延以兄福美

有功得免時清寧九年也考異李燾曰此據司馬光日記其稱相某及太師某副留守某皆不得其名故也當考今按遼史宗元作重元洪孝作尼嚕古而道宗紀書此事重元黨有陳六蕭呼圖克等凡九人其誅逆有功則南院樞密使許王仁先知北院樞密院事趙王耶律乙辛南府宰相蕭唐古北院宣徽使蕭韓嘉努北院樞密副使蕭惟信敦睦宮使耶律良等也長編所謂某某者終不得其名姑仍舊餘文則參用遼史　八月庚辰王珪議上大行皇帝謚曰神文聖武明孝廟號仁宗　辛巳詔軍頭司引見公事如故司馬光言人君之職有三而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刑罰三也材有短長故官有能否功有

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小大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也臣伏見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鞭一胥吏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往往皆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芻秣之類皆躬親閲視此蓋國初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維新臣愚以為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申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間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躬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

身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為天下幸甚　九月庚戌詔以皇子位為興慶宮旣而知諫院呂誨言唐有此宮名改曰慶寧　辛亥以皇子光國公仲鍼為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淮陽郡王改賜名頊樂安郡公仲糾為明州觀察使祁國公賜名顥大寧郡公仲恪為耀州觀察使鄠國公賜名顒　戊午上仁宗謚册於福寧殿　己未永昌郡夫人翁氏削一資翁氏位有私身韓蟲兒者自言嘗汲水仁宗見小龍纏其汲而

出左右皆莫見因名幸焉留其金釧以為驗仍遺之物蟲兒遂有娠於是踰十月不産按問皆蟲兒之詐得金釧於佛閣土中乃蟲兒自埋之也太后以諭輔臣命杖蟲兒配尼寺為長髪而翁氏坐貶輔臣皆請誅蟲兒太后曰置蟲兒於尼寺所以釋中外之疑也若誅蟲兒則不知者必謂蟲兒實生子矣考異李燾曰歐陽修私記載此事尤詳獨以蟲兒乃宮正仰摇真之私身與司馬光記不同今從日記

壬戌以皇子位伴讀王陶為淮陽郡王府翊善皇子位說書孫思恭為侍講太子

中允集賢校理兼史館檢討韓維為太常丞充記室參軍陶等請王受拜不許呂誨言王今未出閤當且設師友不宜遂置僚屬臣欲朝廷先正陶等名位名位既正則禮分自安况王年已長當早令出閤開府建官翊善侍講自為僚屬於事體即無不順此據呂誨奏議帝旣視朝前後殿而於聽事猶持謙抑御史中丞王疇上疏曰廟社擁佑陛下起居平安臨朝以時僅踰半載而未聞開發聽斷德音過塞人情鈌然臣屢嘗論奏願陛下撥去

疑貳日與二府講評國論明示可否而迄今言動寂寥中外未有所傳此葢議論之臣辭情淺狹不能仰寤君聽伏望思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真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勉於聽决大政以慰母后之慈勿為疑貳謙抑自使盛德闇然不光也　冬十月葬仁宗於昭陵　乙未以左司郎中知制誥張瓌為左諫議大夫以瓌在先朝嘗建言密定儲副特録其功也　十一月乙亥虞主至自山陵皇太后迎奠於瓊林苑太后乘大安輿

輦如肩輿而差大無扇筤不鳴鞭侍衛皆減章獻之半所過起居者或呼萬歲庚子虞於集英殿先是五虞皆在途及是六虞猶用在途之禮上不親祭知制誥祖無擇知諫院司馬光奏請親虞御史中丞王疇亦以為言下禮院詳議謂宜如無擇等奏乃詔翌日親虞既而上不豫卒令宗正卿攝事光即奏臣昨言虞祭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陛下幸聽臣言命有司設親祭之禮而今復不出在列之臣無不愕然自失且昨有司不為

陛下設親祭之禮猶可謂有司之失若今日之事則咎將誰歸此皆由臣惷愚以彰陛下之過也臣聞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伏望陛下來日雖聖體小有不康亦當勉强親祭以觧中外之惑然上竟以疾故訖九虞不能出也　甲辰上親祭虞主而不哭名曰卒哭舊無卒哭之禮於是用吕夏卿議始行之　丙午祔仁宗主於太廟廟樂曰大仁之樂以王曽吕夷簡曹瑋配享廟庭己酉減東西二京罪囚一等免山陵役戶及靈駕所過

民祖　庚戌詔州軍長吏舉精於醫術者令赴闕　辛亥契丹遣蕭素等來賀即位　甲寅賜太常少卿孔叔瞻金紫叔瞻監裁造務以勞當遷上不欲以卿監賞管庫之勞故有是賜自是以為例　是月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昔漢明德馬皇后無子明帝使養賈貴人之子炟以為太子且謂之曰人不必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及明帝崩太子即位是為章帝章帝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終始無纖芥之

閭前史載之以為美談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以皇帝仁孝聰明選擢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阼數日遽嬰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工不精藥石未效竊聞鄉日疾勢稍增舉措語言不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堪忍兩宮之間微相責望羣心憂駭不寒而栗方今仁宗新棄四海皇帝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於累卵惟恃兩宮和睦以自安如天覆而地載也豈可效常人

之家事語言細故有絲毫之隙以為宗廟社稷之憂哉臣用是日夜焦心隕涕側足累息寧前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默也伏以皇帝内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壻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宫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為皇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邪況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阼之初孝謹溫仁動由禮法此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茍非疾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今殿下雖

日夕憂勞徒自困苦終何所益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之以重賞無效則威之以嚴刑未愈之間但宜深戒左右謹於侍衞其舉措語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殿下惟寛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紀綱海内俟天地垂佑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光又以疏諫帝曰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

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父母之恩不獨以其生已也撫畜長育居其大半陛下自齠齓之年為太后所鞠育恩亦至矣又況今日為仁宗皇帝之嗣承海內之大業乎臣謂陛下宜夙興夜寐昏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顏色無異於事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籍籍深可駭愕臣竊惟陛下孝恭之性著於平昔豈一旦遽肯變更葢鄉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言語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訛傳妄為增飾必

無事實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也周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欽德古人有言曰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陛下疢疹未平固無如之何既愈之後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閤克己自責以謝前失温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無違禮使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感悦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為損也吕誨上皇太后書言漢馬皇后鞠養章帝勞瘁過於所生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

之隙章帝終為賢主史册書美世遠益光臣伏願殿下循修以為法度念先帝之顧託體聖躬之憂危宮闈間言不可不察并以書勸帝盡孝道親藥物開陳切至多人所難言又乞蚤建儲貳以固本根以絶闚覦慰安人心方帝疾甚時云為多乖錯往往觸忤太后太后不能堪左右讒間者或陰有廢立之議昭陵既復土韓琦歸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書付琦琦啟之則帝所寫歌詞并宮中過失事琦即對使者焚毀令復奏曰太

后每說官家心神未寧語言舉動不中節何足怪也及進對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且曰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懌歐陽修繼言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修又言曰先帝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深居房闥臣等五六書生爾若非先帝遺

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他日琦等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親之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自是亦不復言太后短矣

考異李燾曰按韓琦家傳謂楚歌詞時琦在陵下恐不然別錄稱琦在中書今畧加刪潤其他則摭蘇轍龍川別志但別志云大臣有不預立皇子者陰進廢立之計旣不出主名深恐必無之或當時宦官輩私有此議非大臣也如家傳所載太后問昌邑王亦竟不知何人為太后言此今輒改為左

右讒間者庶不失事實別志又云歐陽修獨見帝按家傳則云韓琦獨見其勸帝盡禮於太后語意畧同今改為琦等共云云或得其事之實也

先是十月輔臣請如乾興故事隻日召侍臣講讀上曰當俟祔廟畢擇日開經筵尋有詔直須來春司馬光以為學者帝王首務不宜用寒暑廢上納其言十二月已已始御延英閣召侍讀侍講講論語讀史記呂公著講學而時習之曰說命云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然則人君之學當觀自古聖賢之君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國家之

要道非若博士諸生治章句觧訓詁而已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朋友講習然士之學者以得朋為難故有朋自逺方來則以為樂至於王人之學則力可以致當世之賢者使之朝夕燕見講勸於左右又以左右之賢者為未足於是虛心延訪以求諸滯淹則懷道抱德之士皆不逺千里而至此天子之友朋自逺方來者也其樂亦大矣又曰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令有未孚人心

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也劉敞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因陳說曰舜至側微堯越四岳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二人辭氣明暢上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左右屬聽者皆動色即日傳其語於外既退王珪謂敞曰公直言至此乎太后聞之亦大喜劉敞事據行狀附見乙亥淮陽王頊出閤王辭兩宮悲泣不自勝太后亦泣慰諭遣之自是日再入

朝　以仁宗御書藏寶文閣命翰林學士王珪撰記立
石　庚辰命翰林學士王珪賈黯范鎮撰仁宗實録集
賢校理宋敏求直秘閣吕夏卿秘閣校理韓維並充檢
官入内廷知任守忠管勾敏求時知亳州特名用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一